



魂

与

梦

齐振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0 · 哈尔滨

魂与梦

齐振铎 著

哈尔滨 · 1990

内 容 提 要

一个似乎有些离奇的爱情故事。

硬被母亲拆散的一对恩爱男女，经男方推动，女方嫁给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两个家庭相继建立后，竟然情意融融，亲同手足，而且在一个单位里结成和睦的邻居，一时被传为佳话。

谁知，同时担任副厂长的两个男人，在厂长出缺时，一方心理上产生了缝隙。于是，猜忌、疑虑、纠纷、恶斗不时涌起。旧情、新恨交织在一起，家庭的和谐和矛盾相互催动，婚外恋同时乘虚而入，生活中的裂变，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局。

小说从家庭生活入手，于平凡中演示非凡的哲理，文笔细腻，委婉动人。

魂 与 梦 HUN YU MENG

齐 振 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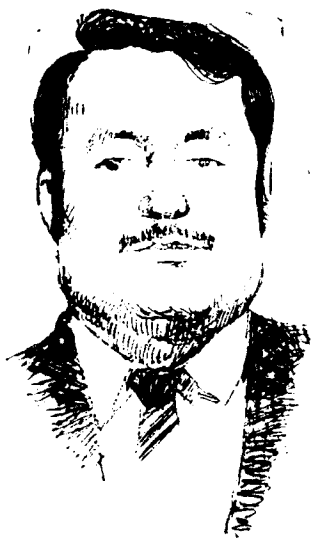
齐齐哈尔市源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00,000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50

ISBN 7—5317—0472—2 / I · 473 定价：3.95元



作者小传

苏景峰 1941年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现任齐齐哈尔日报文学编辑。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篇小说集《忏悔》，长篇小说《东方卓别林》。

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墙上的挂钟刚刚敲完七记，刘子风便夹起公文包，和正在桌前吃饭的女儿玫玫道声再见，开门上班去了。

就在刘子风关门的一瞬间，隔壁的任天一也开门出来，等任天一关好房门，刘子风刚好走到他身边。他们会意地一笑，一同下楼，然后一起去上班。

谁都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这样不约而同地一起去上班。似乎有三年了吧，自从三年前，他们同时搬进这幢新宿舍大楼以后。

刘子风和任天一的友谊，在风城机械制造总厂里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不是亲兄弟，可情谊又超过亲兄弟。

中学时期的刘子风和任天一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又同时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双双分配到风城机械制造总厂。进厂后，一个在设计部门工作，一个在工艺部门工

作。1983年，他们同时晋升工程师。1985年，又同时被任命为副厂长，刘子风主抓行政工作，任天一主抓生产。20多年来，他们由同学到同事，由同事到邻居，共苦分甘，情深谊厚，成为莫逆之交，通家之好。

当然，人们所知道的刘子风和任天一磐石之固的情谊不仅仅如此，更主要的是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一段婚姻佳话。

李岚是刘子风和任天一的大学同学，刘子风和李岚同是学生会干部，因工作接触较多，于是产生了爱慕之情。毕业前，他们订下了终身。毕业时，李岚随刘子风来到凤城机械制造总厂。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刘子风和李岚的婚姻竟遭到了子风母亲的强烈反对。老太太承认：李岚是个无可挑剔的姑娘，无论是长相还是人品都是百里挑一。那她为什么不同意这门婚事呢？原因李岚是阴历7月15生人。老太太说，7月17是鬼节，这天生的人都是鬼脱胎。我儿怎么能和鬼成亲？

刘子风说母亲是个老迷信。

老太太说祖祖辈辈都这么说，啥叫迷信！

刘子风说我不怕，别说她是鬼脱胎，她就是鬼我也要和她结婚！

老太太说你不怕我可怕，我就你这么个儿，你让鬼弄死，谁养我老？

刘子风大哭大闹，企图让母亲屈服。

老太太寻死觅活，横下一条心，绝食了三天。

刘子风毕竟是个孝顺儿子，看着母亲饿得气息奄奄，不得不依从了母亲。

李岚看着痛不欲生的刘子风，心如刀绞。她打了请调报告，决定调回原籍，以了却她与刘子风这剪不断的情丝。

任天一劝李岚说，还是不要走吧，别重演陆游和唐婉的悲剧。婚姻不成还可以成为好朋友嘛！

刘子风很同意任天一的看法，他和任天一一同苦苦劝李岚。

李岚终于留了下来。

刘子风发现，唯一能够弥合李岚内心伤痛的只有任天一。他劝任天一多多接近李岚，不光要给她同学情谊，还要给她爱。

任天一不反对刘子风的观点。

由于任天一是刘子风的挚友，李岚和刘子风相爱时也常常接触任天一，她并不讨厌任天一。这样，在刘子风的极力撮合下，任天一又把真挚的爱给了李岚。渐渐地，李岚的爱发生了转移，终于在两年后，李岚和任天一结为伉俪。

这是17年前的事情了。

李岚有了好的归宿，刘子风对任天一感激涕零。任天一也常常把刘子风拉到家里喝酒。李岚能为经常忙忙碌碌地给刘子风和丈夫弄下酒菜而高兴。任天一从不计较刘子风的到来李岚会如何高兴，他认为，只要李岚快活，他就心满意足。

刘子风和柳莉结婚以后，他们两家和一家人没什么两样。两天刘子风和柳莉不去任天一家，第三天，任天一和李岚保证来刘子风家。他们一起过星期天，一起逛街，一起游泳。刘子风阑尾炎手术，任天一和李岚排班护理；李岚生小

菊，柳莉做好饭，顿顿都是刘子风风风火火地送到医院。等到两家的孩子呀呀学语时，任天一不教女儿小菊叫刘子风大爷，叫柳莉大娘，而是教她叫干爹和干妈。刘子风同样也不让女儿玫玫叫任天一叔，叫李岚婶，也是教她叫干爹和干妈。

刘子风和任天一两家的关系曾感动过许多人。三年前分房时，房产处长执意把他们两家分到一起。

此后，两家人更是不分彼此了。常常是今天小菊过来了，叫一声干爹、干妈，说一声我家吃鱼了。于是，刘子风、柳莉、玫玫端着他们家做的菜，乐呵呵地来到任天一家，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鱼。明天玫玫又过来了，叫一声干爹、干妈，说一声我家吃鸡了。于是，任天一、李岚、小菊端着他们家做的菜，乐颠颠地来到刘子风家，大家又欢欢乐乐地吃一顿鸡。

多少年来，刘子风和任天一两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被风城机械制造总厂的职工们传为佳话。老职工非常乐意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做为轶事讲给新职工听。这些年，新职工变成了老职工，他们也会把这些轶事讲给更新的职工听，经过的人嘴多了，久而久之，这些零星轶事也渐渐演绎成一个个完整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使听者能生出许多兴奋。不认识刘子风和任天一的人想认识他们，认识了他们之后，又急于想认识李岚和柳莉。在风城机械制造总厂，刘子风、任天一、李岚、柳莉一直是人们敬佩的人物。

新宿舍大楼离工厂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每天，刘子风和

任天一肩并肩走在路上，同时也利用这仅有的五分钟时间，谈论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

“不知原和书记昨晚回来没有？”任天一侧过脸来看看刘子风说。

“嗯……”刘子风略微思索一下，问，“昨天是几号？”

“18号。”任天一用心注视着刘子风。

“18号……啊——电报说的是18号。”刘子风略有所悟，“是应该昨晚回来。”

“怎么，你没安排人接站”任天一颇感惊讶。

“我昨天去市里开会了，”刘子风漫不经心地说，“办公室能安排人接站。”

任天一看刘子风，不再说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一会儿，任天一叹了一口气，又提起话头说：“唉，这回事总该定局了吧！”

“你说什么事情？”刘子风疑惑地问任天一。

“厂长人选嘛！”任天一嗔怪地提醒刘子风。

“啊啊啊——”刘子风恍然大悟，“是该定局了，是该定局了！老这么拖下去怎么可以！”

任天一无法掩饰内心的矛盾，苦笑一笑。

风城机械制造总厂厂长苏明，一年前做胃切除手术，半年没有好好上班。战争年代留下的病根，老来切了一刀，一个胃切去五分之四，剩下的没有小孩拳头大，一天得吃五顿饭，他怎么能坚持正常上班？已经五十六、七岁的人了，半年前他一咬牙写了离休报告，宣布提前回家。

苏明回家了。厂长位置空下来。部里临时让书记郝原和兼代厂长。郝原和一向做党务工作，对生产一窍不通。再说身兼两职他什么也抓不来，什么也抓不好，一时弄得焦头烂额。

郝原和一再向部里反映情况，希望早点确定厂长人选。部里曾派人来厂里考察干部。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副总工艺师、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和工会主席等9位厂级干部都被一一考察了。刘子风和任天一自然也在其中。

部里考察干部的人走了。厂长人选一时成了风城机械制造总厂的热门话题。渐渐地，人们议论的焦点集中起来，认为只有总工程师张玉和副厂长任天一当厂长的可能性最大。张总精通生产，任天一主抓过生产，作为一厂之长不懂生产不行。

到后来，人们认为风城机械制造总厂的厂长非任天一莫属了。原因是，张总已年过五旬，而且身体欠佳，任天一却正当中年，主抓生产三年多，有一定魄力。

随着大家的议论，任天一也觉得自己当厂长的希望很大。他这样认为并非是盲目乐观，这结论也是产生在他与每个厂级干部做过比较之后。因此，几个月来，他一直关注这件事。可厂里几次派人去部里打听结果，部里总是回答：尚未确定。

10天前，部里通知郝原和去京开会，同时有消息透露，郝原和此次去京，能把厂长的任命带回来。于是，任天一盼望郝原和回来，他在焦灼等待中度过了10天。

今天早晨，他和刘子风提起话头，心想子风或许能提前

知道点情况，没想到他对此事竟如此漠不关心，他只好一笑了之。

晚上下班回家，刘子风一进屋便看见桌上放着的寿糕盒子。他好奇地问女儿：“玫玫，这寿糕是给爸爸买的？”

“不知羞！”玫玫一努嘴，“今天是干爹的生日，是妈妈上街买的。”

“啊哈——”刘子风一拍额头，哈哈笑起来，“今天是9月初9，重阳节，天一的生日，哈，差点让我给忘了！”

柳莉手拿一只退净的白条鸡从厨房走出来，冲着刘子风说：“别人都忙活半天了，看你能干点什么？”她一边说一边把洗干净的鸡递给女儿，“玫玫，快去，给你干妈送过去！”

“我干点什么呢？”刘子风在地上转悠了一会儿，笑着说，“对了，找一瓶好酒吧。”说完就去翻他的酒柜。

柳莉揶揄地一笑：“你可真会找活！”

不一会儿，刘子风就翻出来一瓶西凤酒。他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好好和天一喝一喝，喝个一醉方休！”

生日宴在一片热闹声中开始了。多少年来，除了过年过节，生日宴恐怕是刘、任两家最热闹的时刻了。

“好！”都坐下后，刘子风端起酒杯说，“今天，咱们男人喝白酒，女人喝果酒，谁都不许不喝，谁也不许少喝。来，为天一45岁生日干杯！”

在刘、任两家的饭桌上从来不分宾主。

大家干了一杯酒。玫玫忙说：“爸爸说的没劲儿。我提议为干爹的45岁大寿干杯！”

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李岚拍拍玫瑰的肩膀笑着说：“还是玫瑰会说话，可你干爹才45岁，算什么大寿啊！”

玫瑰辩道：“我的意思是说，干爹从45岁开始，要岁岁平安，要活一百岁。百岁能不算大寿吗！”

又是轰地一声笑。

小菊说道：“还是玫瑰聪明，你看她反应多快！姐姐可不如你。”

李岚爱抚地说：“玫瑰有出息，将来准能是个人物。”

任天一显得有些激动，他举起杯说：“玫瑰是干爹的好闺女，今后干爹还要多疼你。谢谢你为干爹祝寿。我干了。”他一扬脖，干了一杯酒。

刘子风接上说：“我陪这一杯！”他也一扬脖，干了一杯酒。

生日宴在融洽地气氛中进行着。然而，刘子风渐渐发现，今天天一高兴不起来，尽管他在一片祝愿声中面露笑靥，但看得出，他的笑是淡漠的和勉强的。刘子风太了解任天一了，他过去不这样。

刘子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微微蹙眉。

果然，酒过三巡，任天一起身说：“子风，我有点头痛，想躺一会儿，你们先喝！”

“怎么！”李岚惊异地问，“这才喝几杯酒呀，你怎么能提前下桌？”

“干爹你不舒服？”玫瑰问。

任天一执意地往里屋走，边走边说：“这西凤酒真冲，我真有点受不了。”

刘子风淡然一笑：“天一不舒服，让他去倒一会儿吧，来，咱们喝！”

任天一过生日，大家为他祝贺，可他却提前离席了。一桌子美味佳肴立时变得寡淡无味。尽管刘子风一再调解气氛，生日宴还是早早结束了。

让人为难的是，任天一生日这天，正是重阳节。旧时的重阳，人们喜欢走出户外，登高远眺，看那田野、树木、山川和河流——这是相沿成习的风俗。

多少年来，每逢任天一生日，大家吃完生日宴都要出来走走，走到城西江边那座小山岗，放眼看那一览无余的景色，望那火球一般的落日夕阳。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可是今天，任天一酒没喝完就先躺下了，让大家怎么办？是出来还是不出来？

柳莉说：“今天就别出去了！天一不舒服。”

李岚说：“我看他能起来不，还是别扫大家的兴。”

李岚从屋里出来说：“他睡着了。我看大家还是出去吧！”

刘子风说：“也好，让他自己睡吧。咱们该出去还是出去，多年的习惯了，还是别破！”

9月初9，阳历已进入10月中旬，这在北方已是深秋天气，天气时好时坏。

让大家扫兴的是，登上那座熟悉的小山岗时，往年那清晰可辨的旷野景致全隐没在朦胧之中。眺望四周，整个城市被一片灰蓝色的雾霭笼罩着。

人们悻悻而归。

夜已经很深了，刘子风仍然毫无睡意。他将身子半倚在床靠上，借着头上的壁灯翻看着一张《参考消息》。

开始，柳莉以为丈夫是在看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竟没有看完这张《参考消息》。他不时地变换着斜躺的姿势，弄得床板吱嘎作响，使柳莉无法入睡。

柳莉感到奇怪，看丈夫那心不在焉看报的姿态，便问：“你今天是怎么啦？一张报纸两个小时看不完！”

刘子风沉默不语，也不理睬妻子，仍然翻动那张《参考消息》，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柳莉索性也坐起来，背靠床靠上。她又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到底是怎么啦？”

刘子风没有回答妻子，却反问道：“你看天一今天是不是也反常？”

“嗯……”柳莉认真地思索着，闪亮的眸子看着丈夫，“天一能喝酒，今天怎么突然就说头疼了呢？”

“你感到奇怪吧？”

“他是怎么啦？”

刘子风沉吟了一下说：“他有心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柳莉追问道。

刘子风放下手中的报纸，又舒了舒身子，然后说：“有一件事，他在思想上没有足够的准备，结果不是预想的，他一下转不过弯来，心理上承受不了……”

“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柳莉急切地问。

“苏明的接班人不是他。”

“怎么能不是他？！”柳莉惊愕，“全厂早都传扬开

了，他当厂长似乎已成事实！”

“问题就在这儿，”刘子风叹了一口气，“天一没做过别的打算，现在厂长不是他，他怎么能吃得消！”

“是呀，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嘛！”柳莉有点忿忿然。

柳莉全然没了睡意。她顺手拽过一件衬衣披在肩上，接着又问：“那么新厂长是谁呢？”

“你猜是谁！”

“张总。”

“不是。”

“是谁？”

“是我。”

“是你！”柳莉惊叫道，“怎么能是你！你从未抓过生产呀，企业的厂长不熟悉生产怎么行！”

刘子风身子一缩钻到被窝里，慢条斯理地说：“可部里却说我是最佳人选。”

“什么最佳人选！”柳莉嘿嘿一笑，“别听他们瞎恭维！我看这个厂长你不能干。现在的企业多难搞，你有多大本事！再说你的身体也不比从前，大夫不是说你脑供血不全吗？这病可怕累！”

“不干的想法我是有，那是冲天一，我总觉得这个厂长天一干最合适。”刘子风一转话锋说，“但是，既然部里不让天一干，让我干，我还真得干，我没有理由不干！”

“你干天一会怎么想？”柳莉犹豫地说，“今天天一只喝三杯酒就下桌了，这不分明是对你有意见！”

“哎呀，你想哪去了！”刘子风埋怨妻子，“天一怎么

能和我过不去呢。他不喝酒可能是心里憋屈，绝不是冲我！”

“但愿不是冲你，”柳莉说，“可不应该因为这件事伤了你们兄弟和气。”

其实，就在刘子风和柳莉说话的同时，隔壁的任天一和李岚已经争执起来。

当李岚得知刘子风当上了厂长，任天一为此闹情绪并且影响了生日宴时，她很气恼，这使她第一次敏感地察觉到任天一心灵深处有让她不放心的东西。于是，她破天荒地和任天一争执起来。

李岚说：“上级让子风当厂长，想必有一定道理。我看子风的管理能力就比你强；你不要以为子风不如你，别听人家瞎议论，你前一段时间听得太多了。”

“听议论有什么不好？议论的东西代表的是民意。大家认为我能当厂长，我也认为我是块当厂长的料。”任天一不服气地争辩着。

“你一向太自信又太自负。你认为你能当厂长，难道你就不认为有比你更合适的人能当厂长吗？”

“你是说子风比我更合适？”任天一问。

李岚没有正面回答他：“谁合适要相信组织。别忘了，这次厂长的产生是经过上级认真考核的。”

任天一不说话了。呆了一会儿，他颓丧地说：“我这次是丢尽人了。人们还以为我犯了多大错误。”

“这只能证明你心胸狭窄，证明你心灵深处有自私的东西！”

在任天一眼里，李岚是个贤淑和温柔的妻子，结婚17

年，她从未和自己拌过嘴，红过脸，今天她是怎么啦？看着她激动的样子，任天一下意识地停住嘴。

二

风城机械制造总厂的领导班子，随着厂长人选的确定，其他人员稍有调整，都一步到位了。

刘子风走马上任。

和诸多前任厂长不同的是，刘子风上任后，没有发表就职演说。10多天来，他不坐办公室，不召开任何会议，也不向谁去布置工作，只身一人在下边转悠开了。有人想汇报和请示工作，找不到他的影子。问办公室主任，回答说有事可找分管副厂长或职能部门。追问厂长在什么地方，回答是不知道。

这样，一时间弄得人们疑惑不解。有人惊叹：新厂长可是这么个当法？！

刘子风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清楚自己绝不是什么厂长的“最佳人选”。虽说他出身工科大学，又在设计部门工作了10多年，但自己毕竟有个短腿，就是对整个工厂的工艺流程知之甚少，这点他不如任天一。

不熟悉这些，对抓好生产管理十分不利。

刘子风也十分清楚，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当前企业难